錢情 手錶憶親情 時刻懷父恩

編按：在兵馬倥傯的大時代，孩子們與一身戎裝的父親總是聚少離多，父愛化成句句叮囑，時時縈繞耳際。八月八日是父親節，《榮光雙周刊》精選四篇投稿文章及漫畫，字裡行間盡是對父親的深深思念，也提醒您別忘了大聲告訴父親：「爸爸，我愛您！」

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的現代，手錶似乎已退居為可有可無的配件。但是，手錶卻是我必備的行頭，不只是為了報時，還藏著老父昔日的諄諄叮嚀。

我的第一隻手錶是七歲生日時父親贈予的。那是一隻卡通人物史努比造型的金屬手錶，錶面有著精巧的蓋子，售價並不便宜；當時，班上同學大多戴著一隻百元塑膠手錶，我的這隻手錶已然是奢侈品，剛戴著上學，同學們見到這有蓋子的精緻手錶，都要借去把玩一番。

「寧可早到，也不要遲到。」這是父親的工作準則，也是他極力要求我的原則，內化成手錶無聲的提醒與警示。在潛移默化之中，我也養成提早準備、提前到達的習慣，我雖不一定是最後離開辦公室的人，但通常是最早到達的那個人。

父親自己戴的手錶，則是在臺北榮總旁向攤販買的百元手錶，沒電了就換電池，壞了再買新的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對自己當省則省，是父親的人生哲學，而父親是節儉卻不小氣，例如到大陸探親時，父親不但出資修繕祖墳，更為我的姑姑、外甥等打了好幾面金牌，出手之闊綽，連母親都要叨念他兩句。

當時父親已年將六十，闊別老家多年終於歸鄉。我難以揣想父親回到老家，重逢理該眼熟偏已陌生的原鄉景物時，心中翻攪的悸動與激動是否化作一陣嗚咽？特別是當他抖著跪在爺爺與奶奶的墳塚前時，那該是一場怎樣的團圓？是不是想像著當年在青島的情景，爺爺、奶奶穿著厚棉襖到地窖取出醃漬的醬菜與臘肉好過冬；伯伯、叔叔與父親在田埂間奔跑點燃的鞭炮爆竹聲；姑姑做著女紅針線等細活，這些塵封往事是否如舊片重播般，在父親的腦海悠悠倒轉？四十載白雲蒼狗，父親再見到爺爺王學章、奶奶孫氏一面，卻已是一坏黃土。

每當我出國旅行前，總不忘問父親是否需要我帶什麼東西回家。但與母親羅列清單迥異，父親什麼都不要，僅對我說：「只要你平安回來就好。」我總是自作主張帶幾件L號的衣服給父親，且交給他前必剪去標價，然而父親仍是直問價錢，我總推說不貴，父親一摸，料子如此細緻，瞞不過雙手的觸感。「這東西，店裡買貴嘛！下次不要買了，力行路菜市場都有賣，比較便宜。」然後把衣物仔細摺好，放進抽屜。後來整理父親遺物，便取出好幾件我買給他的全新未穿衣物。最後，只能一件件排列在他的棺木裡，一起火化。

他走後的次年，我奉派前往美國德州與加州出差。抽出空檔逛outlet，雖沒忘父親的尺碼，卻無從為他再添衣物。

加州陽光名不虛傳，對父親的層層思念，猶如穿破堆垛卷積雲、灑落地面的耀眼光芒，暖和了身心。如今我左手恆常戴隻手錶，不管錶面是走著臺灣或美國時間，我知道，父親也在看顧著我。海角天涯，錶情相隨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景新，榮眷，曾獲第四十三屆國軍文藝銀像獎。

▲父親送的手錶，滿是親情。（圖／王景新）

爸爸休假了

爸爸！你看！這三個月我有沒有長高啊！

【作者速寫】陳文宗，政戰學校27期美術系畢，高雄大時代畫室負責人。

堅守崗位 不求聞達

先父是我終生仰慕的榜樣，他大義凜然、操守廉潔、不畏權勢、不戀權位、自反而縮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行事風格，是我們子女永遠的楷模。

先父於民國元年三月二十日誕生於浙江省東陽縣的橫店，當地民風保守淳樸，吾家世代務農、克勤克儉，積累數代而成為貧窮鄉村中少數地主之一。祖父殷盼先父繼承祖業，唯先父自幼聰慧，喜愛讀書，無意農耕。當時民智未開，在文盲充斥的村落裡，能夠略識有無、記些家帳即被尊為先生，如欲捨棄農耕而至縣城求學，實比登天還難，幸賴祖母盧氏支持，努力說服祖父，讓先父繼續升學。

先父十一歲即離鄉背井遠赴杭州讀書，畢業後適逢抗日軍興，遂投筆從戎，一次隨部隊移防到湖南長沙時，與幾位弟兄放假到街市逛街，看到幾個地痞流氓在小麵館內拒不付帳，想要白吃白喝，且要砸店鬧事，先父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一人制伏三個地痞，但保安隊不由分說，將先父與鬧事流氓全帶進警所留置。不到兩個小時，有不明人士出面保釋先父，並把他帶到一陌生之處，只見一位濃眉且目光炯炯有神的漢子，親切的說看到先父在店舖前制止地痞鬧事，並詢問先父是否願意參加諜報組織，潛伏敵後與日本鬼子作戰。

這位漢子就是時任軍統局副局長的戴笠，他並替先父取名「杜遠行」，先父日後就以此名行走江湖。

先父出任務總是臨危受命，數度潛入淪陷區取得重要情資，因表現優異而蒙戴笠先生召見表揚，每當父親完成一項任務，便獲破格晉升，升任少校是抗戰時期戴笠先生特保的，中、上校官階則是毛人鳳局長保薦的。

先父於二十八歲獲准與潘宗禮將軍的外甥女（先母）結為連理，婚後先父引薦先母加入軍統局工作，成為革命夫妻。但因任務關係，夫婦聚少離多，先母卻從無怨尤。

民國三十八年山河色變，父母冒險回到東陽老家，將我與大弟搶救出來，父親本欲與母親一同隨單位遷臺，未料臨行前又接獲命令，火速潛回上海執行祕密任務，本以為就此後會無期，幸蒙天佑，完成任務時大陸雖已淪陷，但在敵後同志掩護下，而於三十八年底撤退來臺，而終能全家重聚。

先父於三十六歲晉任上校時，所占主管職缺為中校缺，只能高階低用，後久任一職，成為最資深的二十年老上校，於五十六歲退役。一位抗戰時期情報單位的老長官曾欲徵調先父占少將處長缺，但因父親當時負責譯電機密業務，也深受單位主官信賴，父親考量任務與單位的需要，婉拒老長官的美意，這種不戀棧權位的情操，也成為我終身奉行的圭臬。

【作者速寫】杜敏君，政治作戰學校第十期，著有《政戰老兵的回憶》等書。

◀杜敏君父親在民國30年於西安留影。（圖／杜敏君）

先父抗戰紀念章 吾家榮耀傳家寶

▲抗戰紀念章。（圖／伍新）

◀作者伍新（右）與父親伍寶鼎（左）攝於澄清湖畔。（圖／伍新）

先父已離世十餘年了，月前在書房看著先父泛黃的照片，不由回憶起他年輕時英姿煥發的模樣，先父與早年自大陸來臺的眾多榮民一樣，皆歷經動盪戰亂的大時代，都是為國奉獻自己的鬥士，更是在風雨飄搖、險惡國際局勢中捍衛國家，使我國仍能屹立不搖，並奠立日後寶島臺灣繁榮發展的幕後英雄。

民國一〇四年，看到政府頒發給家父伍寶鼎先生的抗戰紀念章及證明書，身為兒女的我們都深深為家父感到欣慰和驕傲，抗戰證明書述及：「民國二十六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，蔣委員長宣示全面抗戰，國軍浴血抗戰八年，傷亡高達三百多萬人，而全國百姓死亡人數更達二千萬人以上，面抗日的號召，於民國二十七年離鄉背井，考入黃埔陸軍官校廣西柳州分校第十五期，畢業後即投入抗日戰爭，歷經不少大小戰役，家父曾告訴我們子女，抗戰期間他雖然未立下顯赫戰功，但確已盡到了軍人保國衛民之責。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之際，家父原本準備先返回故鄉，但因中共已全面叛亂，乃繼續隨部隊移防各地，期間曾匆忙返鄉帶著家母，於民國三十六年底跟隨政府及國軍播遷來臺，並升任為上尉連長。

父母來臺後被安置於當時的高雄縣鳳山眷村，該處眷舍皆為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磚瓦平房，十分簡陋破舊，經過逐年修建才稍具居家模樣，而我們全家也在此長住數十年，另家父也由部隊逐漸轉調至軍事訓練機構擔任教育、培訓步兵的軍官等職務，且一路晉升至上校教育處長，但因長期熬夜加班、戮力從公，致積勞成疾住院，因此獲准提前退伍。

我與三弟深受先父影響，相繼投效軍旅，兄弟倆自退伍後又都進入政府機構繼續服務，在工作崗位上盡忠職守，直至退休。

國內某些團體有意忽略抗戰重要史實，故由政府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，的確具有特殊及深刻的歷史意義，在家父過世十多年之後，仍能獲頒此得來不易之紀念章和證書，實屬莫大榮譽；他生前雖曾獲得多座忠勤等勳獎章，但此紀念章特別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，這項遲來的榮耀及褒獎，相信家父在天之靈也會深感安慰，我們也會妥善保存此些文件，列為傳家之寶，叮嚀兒女世代傳承。

【作者速寫】伍新（筆名），中正理工學院六十二年班畢業，聯勤中校副主任退伍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六版「榮民園地」，歡迎榮民（眷）投稿，字數限一千五百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投搞請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」，本刊對稿件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

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-mail傳：glory@cte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市艋舺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獲採用作品，將同時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（http://e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

洽詢專線：（〇二）二三三八－〇八六二。